

以君
苔履
痕

柳
杞

苍苔履痕

柳 杞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苍苔履痕

柳杞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5印张 2插页 124,000字 印数：1-9,150 1983年7月新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97 定价：0.54元

履 痕 种 种（代序）

在人类生活中，有各种各样事物作为生活里程的痕迹。忠实于生活，和作者思想感情脉脉相关的文字记录，也应属于生活里程的痕迹之一吧？

本集所辑作品，恍如苍苔履痕。青青苍苔，履痕依稀可辨。

《守卫》写于一九四二年，《深山亲友》写于一九七九年，两者竟是风刀霜剑数十年间的里程距离。它们集居一起，祖国的大变化，也将使它们面面唏嘘！

写《守卫》的一九四二年，我正在狼牙山区编辑部队的报纸。是四开的小报，敌情缓和时石印，敌人扫荡来了，就轻装行军满地油印。全编辑部的成员是钱丹辉、魏巍和我。（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许文漪后来也调走了。）我们三人兼任了校对、编辑、总编辑等各方面的工作。另外还出版一本名叫《文艺轻骑》的文艺杂志，也是身兼社长和编辑。工作很忙，条件艰难，荧荧如豆的一盏菜油灯下，时常两三个人围坐改稿。用油量大了，管总务的同志时常警惕我们是偷吃菜油的小耗子。

给报纸、杂志写稿的人，都是战斗部队的成员，来稿都是拿枪的带血的手写下的。我们深知此情，看稿改稿如数珍珠，一词一句也不轻易放过。在繁忙的工作中，我能挤时间写《守卫》之类的文字，那是生活给予的强烈督促。回首当年，眼前还清晰可见一位排长的身后，总跟着一个面色菜黄的孩子。他们嘻笑相从形影不离。大家说那孩子象一只小猎狗，倒也象。其实猎狗办不到的他办到了；他了解敌情，由他指点破获了几宗汉奸案件。

《守卫》原刊于一九四三年二月晋察冀边区文联出版的油印文艺杂志《山》(第二期)上。就当时油印的技术条件来说,印数难能超过一百份。我看到的只有一份。由于印数少,更由于敌后战争频繁,我设想过这种出生于苦难年代苦难地方的杂志,再也难以看到它了!

事出意外,一九七九年之春在天津,一个偶然的机,由于金辉和他的老师——唐山李家沟矿区业余大学王子平之助,我和载有《守卫》的《山》杂志见面了。这是多么久远的阔别呵!相见之下,当时只请人抄录,却没有时间和勇气读下去。我想过也不止一次见过这样的场景:因为战争寄养在房东农家的子女,一旦重逢返回家门,可是思想感情脾性爱好竟和全家人迥然相异,形同陌路!

临近编辑这一小集时,重读了《守卫》,还好,思想感情融洽。略改,也作为生活里程的重要履痕。

《徐水城下》一文,是经过润色的生活日记。地名、时间和全部人物的名字都是真实的。假如有差错,那仅是当时没有听准看准和记准所发生的差错。认真说来,作为短篇是不严谨的,它是蕴藏着丰富题材的生活真迹实录,是生活里程中别具意义的履痕。

一九四四年春河北平原的局面初步打开。但战争形势仍象初春的气候乍暖还寒,有时出现严酷的局面。当时我作为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临时换了一套便衣,由较巩固的太行山区来到冀中平原。我想在平原战争的激流中更多的知道战争。每到一地,我看到战争真正的欢乐,人们用战斗款待我,设伏打仗就象随意而就的家常便饭,说笑逗闹,欢乐非凡。以前由战争带来的某些恐惧和哀伤,竟象轻烟一样被战斗的激情和解放的欢乐冲散了……

这些写于战场的文字记录,是个人生活里程的痕迹,也是我们民族解放道路上的欢乐迹痕。沉沙的折戟尚可以磨洗认识前朝,为了激励当前,此种履痕也略可参考。

一九八〇年八月初于大同

目 录

履痕种种 (代序)	1
守卫	1
徐水城下	29
好年胜景	47
长辈吴松明	80
落	99
海上旅途	114
北方的客人	120
红石子小渔村	125
深山亲友	140

守 卫

—

瘦小的，狡猾的，象一只偷鱼掠肉的猫儿一样，马栗子这孩子真是一个小怪物。

他被捕了，乌溜溜的两只眼睛象两池生满水草的深潭一样，脸是圆的，黄色还带点菜青。特派员问他：“十几岁了？”

“十一了！”

“你来边区侦察过几次了？”

“放我回去，再来一次就是十个整数了！”

“日本人给了你些什么东西？”

“给我吃了几顿肉，还有两件洋布衣服！”

“还有吗？”

“还有吗？”马栗子想了想：“还有三个耳光子，一顿臭皮鞋，奶奶的！”

“哈哈！小流氓，你的家在那里？”

“家？”马栗子似乎听不懂，想了想。噢，想起来了：“没有！”

“爸爸呢？”

“没有！”

“妈妈呢？”

“没有！”

“见鬼！你怎么长大的呢？”

“这个？”马栗子想了想，他学着店老板算不清账的时候那样，搔着脑袋说：“问我知道的吧！”

后来，知道的全说了，没有说的，就是不知道。马栗子打着饱嗝，还出洋相的把黑眼珠藏起来，凶着死鱼般的白眼睛，人们围着他，似乎看不懂他，他是个小怪物，一个谜。

他被捕一年了，一年来的时间证明，他知道的全说了，没有说的就是不知道。

毛脸文书老冯，一填到马栗子的军人履历表，他的漂亮的蝇头小楷，只能星散地写几个“不详”或“没有”，象田地里不够苗的庄稼一样。老冯就拍着桌子发脾气：“妈的，他要不是妖精养的，杀我的脑袋当夜壶！”

人们闲谈起马栗子的时候，炊事员贾三就拿野生植物打比喻说：“你们说菟丝子没有根吗？真的，有根哩，天下谁见过无根草！”

午睡时，外号叫宋扫光的理发员粗声地发表理论说：“哪吒还是娘生的哩！妈的，难道马栗子是石头缝里崩的！树杈叉结的？”

马栗子听得冒火了，就跳到理发员的面前，对准他，用大力气放了一个响屁，拔腿逃走了，一边跑一边骂：“奶奶的！你是个屁崩的，你是个屁崩的！”

二

生活就是歌唱，马栗子走着路也在歌唱，他自己能唱四部轮唱的“保卫黄河”。他提着一个作投掷练习用的手榴弹在手上，听吧，河水在奔腾澎湃了：

“风在吼……风在吼……在吼……马在叫……在叫……在叫……黄河在咆啸……在咆啸……在咆啸……”

他唱完了，自己就高声喊：“唱得好不好——好！好，再来一

个！要不要——要，要！”

再来一个，他把嘴巴一扭，就唱起大鼓书来——秦叔宝在哀伤的卖他的黄骠马了。

马栗子是猫一样的小孩子。理发员宋扫光最爱逗他玩，看见什么就逗什么，看见他人小鞋子大，就把他的大鞋说成是他睡觉用的摇篮，过河用的渡船。果真是这样，后方军用鞋厂里没有他穿的那么小的鞋子，再挑再拣也没有。发下来的鞋子，只好在那鞋子的后面用针线再缝一道堤，象一座大房子分为两间，中间垒了一层隔壁一样，他的小脚丫就住在那所大号房间里，那小房间虽说小，也实在不小，房东老太太太测量过了，她吐着舌头告诉大伙：“哈哈！能容下两个指头！等我有空给他做一双吧。”

鞋子后边的小房间里，每天并不寂寞，有自己跳进来的石子，有通讯员王小二偷偷放进去的弹壳，走起路来，托托托的声音里还混杂着叮叮叮的声音。

托托托、叮叮叮的声音响着，突然碰上了指导员，于是马栗子就用唱歌的声音喊：

“敬礼！——报告指导员，王小二又偷偷向我鞋里放石子啦！”

“真的吗？”

“真的！不信，你看，石子象锥子一样，——哎哟！”

“去吧，我批评他！处罚他！”

一转过身来，马栗子扮了个小鬼脸，满脸嘻笑，舌头在口腔里学着打竹板的声响，溜开了。不久，他又在用石子投掷正在房顶上吹上课号的司号员：“奶奶的！数你能，你头上就缺少一个大窟窿！”他喊着，舌头打着竹板，响着节奏。说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听上课号。

下课了，托托托、叮叮叮的音乐又响了起来。有采访写作材料的人在路上挡住他，但他是一尾不好捉住的泥鳅哩，他从一个墙角，一猫腰又溜到另一个墙角，拦他的人计上心来，买了一些

大红枣。

“甜吗？”

“很甜。”马栗子公平的评论着，“就是不香，要是买点花生就又甜又香了。”

嚼着花生，咬着红枣，马栗子得意洋洋地坐在石板凳上。他把三个米珠的大花生叩开一条缝，夹在耳朵上当耳环，又把枣核从嘴里射出来当弹丸。采访的人守着他，象矿工守着金矿，马上开始采掘了。

“你叫什么呀？我忘了。”

“姓马，哟，炮蹶子马的马，叫马栗子！”

“哈哈，你是炮蹶子的马！——能炮吗？你还是一匹小马羔哩！”

“就是小马羔，”马栗子喷射出一粒枣核说：“也得学着炮，不炮是不行的！你没听人说过，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我喜欢自由平等，不喜欢人骑着我！”

“你的家在哪里呀？”

“没有那些罗嗦玩意！”

“爸爸是干什么的？”

“谁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妈妈呢？”

“她呵，倒听说过。妈妈是个掉蛋的鸡，掉下了我就不见了。”

“真的吗？唉！真是可怜的孩子呵！”

问的人叹息着。马栗子不愿听人们哀怜他。哀叹和怜悯对他倒成了羞辱。马栗子的眼睛瞪圆了，他愤怒地喊着：

“真的！谁骗人谁是你老祖宗！——你！好个悲观失望的家伙！”

他大把的抢走了枣和花生，象野猫公开在谁的筷子上掠走了

一尾小鱼那样疾速地溜开了。人们大笑着，好意恶意的骂：

“小汉奸，真是个小汉奸！”

托托托、叮叮叮的音乐响着，油条和猪肉的香味把他吸进一家小铺子里。店老板前天大清早往酒缸里放凉水，今天才过午又正往烟草末里掺豆叶呢。马栗子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管他这些屁事。可是老板的规矩也真严，简直象课堂上不许睡觉一样，这里有红字条写着：“概不赊欠！”

“老板，”马栗子看了看货架，吸溜着口涎说：“打赌呀，打赌吃猪肠子！”

店老板六十多岁了，他的相貌是：头发象短银条，两眼都是血的玫瑰丝。他喜爱做生意，又爱打赌，一有生意加打赌就一脸愉快的孩子气。现在他一脸孩子气的嚷：

“好呀！”二十口吃完一条猪肠子，算是白吃，要是吃不了，你赔我五元钱。你知道一条猪肠值多少钱？我还亏着血本哩！”

“二十口呀！哎，二十口我吃掉一口大猪哩。”

“哈，孩子不大，牛皮可不小呀。”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垒的，光说不练是假把式！来吧，我十五口吃掉它。”

“不！不不！！我一定让你二十口吃完哩。”

老头子的眼睛里闪着精彩的玫瑰丝，有好些条皱纹都被激奋赶跑了，他提着一条抹着油彩的猪肠子，要知道在敌后根据地，这是非常耀眼的东西哪。赌赛成立了，马栗子大口吞食着猪肠子，舌头被委曲得象挤城门洞里的乡村女人，二十口肠子吃过，肚子里有些胀饱，他把剩下的一段放下了。

“掌柜的，”马栗子抹着油光光的嘴巴要走了：“给我记上账，记上马栗子输了一次——下次一定赢过来！”

三

布谷鸟催得很急，高粱谷子都下种了，同志们在小河边上开了一片荒地，把选好的肥大的花生米种下去了。后来，发芽的种子象老牛抵角的姿态，怒狠狠地顶起土瓦出来了，但经过清点却只有九十二棵。大家叹息地说：“种了那么多，为什么只出来九十二棵呢？”马栗子惊异地想：“为什么还能够剩下九十二棵呢？月下看的太不仔细了……！”

马栗子告诉指导员说：“花生籽一定是兔子吃了，要是人，人不会那么傻。兔子糟踏庄稼是成片的。”这话完全是内行的庄稼话。房东老汉同意地补充着说：“是呵，兔子糟踏庄稼是成片的呵，可怎么还剩下九十来棵呀？这一定是一只狡猾的小兔子，想把这个事情赖给人！”房东老汉是聪明人，他微笑、点头，似乎早已看透马栗子就是一只狡猾的小兔子。

树上的杏子可以塞满鼻孔了，马栗子吃饭的时候就嚷牙痛，是青杏酸倒了牙呢？还是牙齿真的有了病？这是秘密。指导员叫炊事员给他做了软软的病号饭，他满头大汗吃完了，剩下的饭盆里，就暗暗地放上几粒白樱桃般的苦杏仁，据说是给贪嘴的炊事员贾三下的地雷，贾三曾经偷吃过他的病号菜……

实在的，马栗子犯过了不少纪律啦，真是那种大纪律不犯，小纪律不断的人物。

下了政治课指导员叫住了他，他乌溜溜的眼睛盯着指导员额上的那块伤疤，那伤疤一发脾气就变成褐色，一经欢喜就烧得火红了。

现在，那伤疤不是褐色也不发红，像是藏着不测的风云，藏着揣摩不透的事。

“马栗子，那领瞎子过路扶老人过桥的孩子小松子好吗？”

“好！”马栗子答着，眼睛还盯着指导员，怪不得呢，那伤疤不红也不暗，原来是温习讲过的老故事，扯家常哩！

“那满口怪话，偷摘人家王瓜种的孩子小周呢？”

“他吗，可真是一个坏蛋！那王瓜种半老不熟，不能吃也不能种，他损人也不利己！”

“坏蛋吗？他无知识，不是专搞破坏的。他不傻，倒很聪明哩。”

并排坐在石头上，指导员又温习起小茅茨的故事来了。但一讲到那小茅茨偷卖子弹换烧饼吃，他那伤疤象会表情的眼睛一样，立刻愤怒的变成褐色了。讲完，指导员敲着石头说：

“真是个好蛋，他就是个不好改造变好的流氓无产阶级一员呀！”

马栗子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乱撞，比方说，那象装满苍蝇的玻璃瓶子，里外透明，谁都看见那些是很脏很丑的东西。他满脸发烧地说：

“这坏蛋也怪可怜，他是天生的坏蛋吗？象野鸭子蛋里出来的小鸭，走起路来总是一摆三歪的！”

“不，他是学坏的，因为不听话！”

“能学好吗？象扶老人过桥的孩子小松子一样？”

“他再坏下去，就不能学好了！可是马栗子你是能学好的，因为你坦白，你能勇敢承认错误。你的前途很好，太阳正迎着你笑哩，你能学好的！”

“我还没有听你的话。”马栗子喘息着：“指导员，我又做了坏事了！”

“什么坏事呀？”指导员总是纸糊的灯笼——心里明，就抓住机会说：马栗子你是很坦白的，承认错误要有勇敢！”

“我偷吃了咱们地里种下的花生。”

“还有吗？”

“吃了小铺子里的猪肠，赔了账！”

“还有吗？”

“理发员的小刀子是我刻竹杆刻坏的。”

“……？”

“……。”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马栗子的脾气就是这样的，知道的全说了，没说的就是不知道。

四

白报纸涨到八角钱一张了，再贵也要买两张。马栗子有一个找人订制的很贵重的白报纸本，还有一根红蓝铅笔，红色的一段使得很快，蓝色的一段却不轻易使呢。写同志是用红的，写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用红的，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来也是用红的，后来忽然又得了一点知识，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个字镶上了道蓝边。

小本子上有字也有画，那写着节约生产的一页上，就画着一个小人，那小人正在洗碗，听说这是卫生员背着上级浪费公物呢。文化教员看见了，赞美了一番，但后来说：“涂掉吧，影响团结。”

文化教员有说不尽的好处。比方说他喜欢书，喜欢画。有时他斜着一只眼，象木匠在打线，又把铅笔竖在鼻梁上说：“写生哩，小鬼，不要动！”还有，文化教员说话很好听，比如，他要同志们学写字，就说：“同志，请写吧，铁杵磨成针呀！”一样的意思，要经马栗子一说那就是：“嗨，大文盲！快识字比赛啦，别耍滑！你死心塌地当乌龟呀！”文化教员还是克服困难的模范，当粉笔的价钱涨到一角钱一根的时候，他赌咒一定要用粉墙写黑字，克服

暂时的困难。每天早上，他就喊：“喂，马栗子，你的腿快，象草上飞，请你到伙房找几块木炭写字好吗？”

文化教员有说不尽的好，但他有一件最不好，他给马栗子写过一次生，画着的那个小孩的旁边写着：“无父无母的可怜的孩子找到了温暖的怀抱！”妈的，他简直是骂人，他还硬要贴在墙上哩！他就不懂得马栗子倔强的个性，把怜悯当成污辱。

上课了，文化教员在粉墙上写着联句题：

“虽然——但是——。”

马栗子把铅笔咬在舌尖上，沉思着，象啄木鸟叮叮叮地啄了几嘴树干，那样侧耳倾听有没有小虫的光景。二十分钟以后，马栗子心中忽然明白了“虽然”和“但是”的关系，那象一匹马一直向前跑，前面是一条很深的断崖呀，突然，那马折了一个弯子——噢，噢，这就是“但是！”三十分钟以后，他把卷子交上去，就咬着铅笔跑开了。

文化教员看了卷子。他的感情象是杨树叶，风一吹，杨树叶就久久不停地哗哗响着。现在，他的脸兴奋得绯红，他立即摸索着各个衣袋，翻江倒海地才从小裤袋里摸出一条当过纪念品的手帕来，他欢喜极了，一直追出了课堂喊：

“马栗子呀，喂，小鬼！”

发生了什么事呀？人们都知道这是文化教员的老脾气又犯了。他的老脾气是：特别高兴特别感动的时候，他就要流眼泪，就要把心爱的东西送人。现在他满脸通红两眼含泪，拿着一条手帕。

原来，马栗子的联句卷子这样填写着：

——“虽然”下面的蓝字是：“我当过小汉奸，干了坏事，”

——“但是”下面的红字是：“我要努力改错，学好，要抗战、要革命，要解放！”

这，多么动人的聪明，多么动人的变化呵，文化教员的感情比

如杨树叶，那树叶被这几个字震得哗哗作响。

五

星期日了，洋槐花落满了一院子。

大家洗完了衣服，都在擦枪。外号宋扫光的理发员在磨擦他的小刀子，司号员在修饰他那霞光般的“红绸子布”，那红绸布是军号的美丽衣裳，有它陪衬，军号声似乎特别响亮……

马栗子干什么呢？他在辘辘把旁边找到了卫生员丁方喜。这家伙是个小胖子，马栗子在节约生产的一页上用蓝笔画过他的手腕要比他满是黑灰的脖子还要粗。他喜欢打，也喜欢骂，但是最恶狠的话在他嘴里骂出来，也能把对方骂得一脸憨笑，大家都喜欢他，都喊他：“小肉蛋呀，小肉蛋！”

丁方喜有一点最糟糕：当大家站成一排唱歌时，正唱的狂热迷醉，正要唱到一个极高的音调的时候，忽然糟了，整个音律都被破坏了，丁方喜这小子唱不了高音，他硬要唱，象癞狗爬高墙，爬不上去也硬要爬，在紧要关头，他走了调子，象大磨石压住了小狗的耳朵，他竟吱吱怪叫。立刻大家的脸色都变了，都骂他：“坏蛋，真是个好肉蛋！”

肉蛋正在象知了一样单调地唱着，一面擦他的雪亮的小剪刀、晶亮的艳红的名叫二百二红药水瓶子，还揩一个可以盛酱菜的玻璃盘……

擦呀擦呀，左擦右擦，这肉蛋似乎在磨洋工，似乎他永远擦不完那玻璃盘，马栗子有点气愤，真想再画一幅浪费人力的小漫画。

“这也还要擦吗？”他不平地说。

“自然咧，这是我的武器咧！”

“什么武器？”

“治病的武器，工作的武器，革命的武器！”丁方喜饶起舌来，话就象燃起了一挂爆竹：“炊事员有切菜刀！司号员有军号！文化教员有纸有笔……全是武器！”

没意见，不想吵架，马栗子就掏出他的红蓝铅笔，咬在舌尖上。

“又要联句哩！”卫生员拉稳了架子说风凉话：“你象一个新闻记者！”

“鬼话！”

“鬼话！”卫生员放下盘子说：“上次你联的句子才说鬼话哩，来！这次你写上吧：“虽然”要革命，要抗战，要解放，——“但是”你的武器呢？——免崽子！”

“免崽子——你才是！”

“你是小汉奸！”卫生员摆开要打架的样子说：“小汉奸还不如免崽子，什么也不如！”

马栗子这次没有起火，他想着什么大事走开了，他找到了排长。

六

排长没有胡子，但排长嘴角的小黑痣上，长着长长的一撮黑毛。排长爱哈哈大笑，一大笑的时候，痣上的黑毛就前扑后仰，象被大风吹动的高粱棵。

排长爱讲故事，也爱听故事。

马栗子讲给他的故事很多，有箱子当卧室的故事，有店老板空抽屉的故事，有寻找小老鼠的仓房的故事……。排长最爱听的还是喜鹊的故事。

“再讲讲那穿花衣服的喜鹊吧，真好玩，我爱听，再讲一遍吧，小鬼！”排长说。